

請看「世主妙嚴品」，得法讚佛，八部四王眾，迦樓羅王長行，第七句：

【妙嚴冠髻迦樓羅王，得莊嚴佛法城解脫門。】

妙嚴菩薩他所修學的，就是我們天天念迴向偈，「莊嚴佛國土」。我們每天念，念得很熟，「願以此功德，莊嚴佛淨土」，看看人家怎麼莊嚴法，拿什麼功德來莊嚴？莊嚴是要有行動的，決不是空口所說的。清涼大師在這一段裡面，跟我們講了很多的道理。

『佛法城』，「城」是個比喻，從比喻裡面也能夠顯示出佛陀的教化。清涼在註子裡面跟我們說，「城」有三個意思。在從前的城有城牆，現在許多城市，城牆沒有了。有城牆，這個意思就非常的明顯：第一個意思是「防外敵」，所以城牆是防衛的；第二個「養人眾」，使大家在這個地區裡面安居樂業，不怕外面的盜賊來侵犯；第三個意思是「開門引攝」，打開城門，外面的賓客引導他來進城，現在講的觀光旅遊，或者從事於工商的事業，開門引導大眾。佛在此地用「城」做比喻，比喻佛法，所以稱為「佛法城」。

佛法通常把它分為四大類：有教法、理法、行法、果法。教是教學，我們今天展開經本，經本是佛教的教科書，跟我們上學念的課本一樣，經典就是課本。這個課本裡面，含攝著有很深奧、很圓滿的道理，這叫理法。這些道理我們要通達、要明瞭，明白之後，要把這些理論落實，落實在我們生活當中，落實在日常工作裡，在處事待人接物，這樣才能得到真實的受用，落實叫行法，我們要行。得到真實的受用，這就是證，這就是果，有了結果。所以「信、解、行、證」，這是方法，佛的教導是「教、理、行、果」。

學佛的人，第一步就是我們日常生活穿衣吃飯，我們的生活要跟佛所講的道理相應，這就是莊嚴；如果跟佛所說的相違背，莊嚴就不存在了。生活裡面第一樁大事，就是我們對於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，這是根本。如果我們想法看法錯誤，什麼是錯誤？跟事實真相不一樣，這就錯了。這個錯了，那你就全盤都錯；全盤錯了，凡夫知見，六道輪迴是這麼來的。你為什麼在六道輪迴裡面不能超越，生生世世流轉六道？原因就是我們的思想見解，跟事實真相相違背。

事實的真相是什麼？《般若經》裡面講得最清楚、講得最透徹。而佛在一生教學當中，講《般若》的時間最長。釋迦牟尼佛講經說法四十九年，四十九年當中講《般若》用了二十二年，幾乎佔一半的時間，所以《般若》是整個佛法的（我們用經上分法）正宗分。《般若》說什麼？說宇宙人生的真相。這是諸佛如來親證的境界，不是他理想的，不是他研究所得來的，完全是事實真相，跟我們世間許多科學家、哲學家不一樣。科學家、哲學家是用思惟、是用想像，有結果，當然有結果。為什麼當然有結果？佛講「一切法從心想生」，你想什麼就現什麼。但是這個不是本來面目，這是你妄想變成的事實，絕對不是本來面目。本來面目，才是事實真相。

《般若經》部頭太大了，自古至今，也沒有人講過一次。《華嚴》還有人講，《大般若經》沒有人講，六百卷怎麼講法？《般若經》裡面的部分講的人很多，六百卷，我們大家都知道的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，是六百卷裡面的一卷，這一卷在中國講的人很多，念的人更多。為什麼六百卷單單取這一卷？這個原因是惠能大師，禪宗六祖惠能大師從這部經裡頭開悟的，所以這一卷就特別流通了，是這麼個關係。就好像自古至今中國這些高僧大德很多，但是名氣最大的是玄奘大師，唐三藏。唐三藏何以出名的？《西遊記》把

他搞出名的。如果沒有《西遊記》，誰知道玄奘？各有因緣。玄奘大師之出名，是吳承恩寫《西遊記》把他捧出來的。當然這也是一個了不起的法師，在中國像這樣同樣同等級的法師很多很多，不只他一個人。

我們要曉得這個道理，《金剛經》確實是古來祖師大德都肯定，《金剛經》是六百卷《般若經》的綱要，也就是最精彩的部分、最精華的部分。這部經上世尊跟我們說明宇宙人生的真相，真相是什麼？總歸結六個字：「無所有」、「不可得」，這是事實真相。凡夫迷惑顛倒，無所有執著以為有，不可得執著以為可得，錯了，這個錯得太離譜了。所以我們過去生中，也是生生世世修行，不能證果，就錯在這個地方。這一生當中要想成就，必須肯定這兩句話。三心不可得，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」，這個三心不可得是指什麼？妄想，就是你所想的是空的。這個心不是真心，是妄心，就是我們講的起心動念，起心動念不可得。

諸法，外面境界一切諸法，因緣所生。因緣生法，無有自性，也就是沒有自體，佛跟我們講「當體即空，了不可得」，這是外面境界，包括我們的身體。根身器界都是緣生之法，相有理無，事是有，事上好像有，體沒有，空寂的。所以佛說這種有叫「假有」，不是真有，叫「幻有」，《金剛經》上用「夢幻泡影」來比喻。這個是事實真相，夢幻泡影。真正明白了，心開意解。你真明白了，你就得大自在，你真的快樂無比，所有的憂慮、煩惱、牽掛一掃而空，你就成佛了。佛跟我們凡夫差別就在此地，凡夫不了解事實真相，佛菩薩了解事實真相，他在這個世間捨身獻身，做種種示現，皆是夢幻泡影，絲毫執著都沒有。

為什麼要做種種示現？幫助眾生覺悟，這就叫大慈大悲。是來度眾生的，幫助別人的，沒有自己。我們想幫助別人，也幫助自己

，不乾不淨；幫助別人是善法，幫助自己夾雜不善，不乾淨。諸佛菩薩示現在這個世間，只有幫助別人，沒有幫助自己，他沒有自己，這才叫乾淨，我們所說的清淨平等，這才叫真清淨、真平等。裡面摻雜自己在裡頭，錯了；說老實話，你智慧不開，你沒有智慧。智慧何以不開？被堵塞了，就是那一點染污的、不乾淨的東西把它堵塞住。你這個堵塞去不掉，你所修學的都是屬於記問之學；是你聽得多、看得多，記在心上，是這麼一個學問。這個學問能不能解決問題？小問題還是可以，生死大事不能解決，超越輪迴的事情不能解決，你就這麼大本事而已。

要想了生死、脫輪迴，必須住真實慧。你想住真實慧，必須把你這個障礙去掉。為什麼？真實智慧是你自己本有的。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」，這佛說的，一點不錯，真的。我們今天如來的智慧沒有了，如來的德能也沒有了，如來的相好也沒有了，什麼原因？就是你有障礙。這個障礙就是自私自利，無所有以為有，不可得以為可得，毛病就出在這裡。起心動念頭一個為了我，你的智慧德相就不能現前。佛教導我們，佛教的方法非常巧妙，只要把念頭轉過來，沒有自己，只有眾生，只有別人，你這個障礙就消除了、就沒有了。

修學，不但在佛法，世法也不例外。我在北京有一些同修聊天的時候談到，古今中外大聖大賢沒有著作，想想果然沒錯。釋迦牟尼佛一生沒寫過書，經典是他老人家說的話，圓寂之後學生記下來的；孔老夫子一生沒有寫過書，西方像蘇格拉底一生也沒有寫過書。於是我們明白了，沒有寫過書的人，他的智慧是真實智慧，是從自性裡流露出來的。寫成一個講稿，寫成一部書，就好比大夫給病人看病，先把處方寫好再跟你看病，不就是這個味道嗎？你害病要照著我的方子害，我的方子就很靈，一下就把他治好了；你沒有照

我的方子害，你病害錯了，我方子沒錯，這笑話！從這個小小的例子裡，要體會到住真實慧重要。

我過去跟李老師學教，李老師不准我寫筆記。最初的時候我聽他講經，我也寫筆記，他看到了，我坐在第一排，大概是第三次、第四次，他就找我，找到房間談話，告訴我不准我寫，所以我跟他十年沒有筆記。有好處，他說：你寫筆記，你不能專心聽，你所聽的是什麼？是言語，你不能體會意思；換句話說，你能夠把東西全部記下來，你不開智慧，你所得到的是常識，不是智慧。他要我什麼都放下，專心要聽，體會他的意思，意思一通的時候什麼都通，我明白這個道理，所以「一經通一切經通」。你寫筆記，寫一部筆記，你這一部經拿去講，講的是什麼？不是你自己的智慧，你完全照老師，就像錄音帶重新翻版。重新翻版的時候，聽眾未必契機，所以這個方法不是個好方法。我深受利益，這是高明的老師，這不是普通老師。我們在學校念書的時候，老師都叫我們寫筆記，交筆記本。所以我們遇到那個老師，感覺得奇怪，他為什麼不准我們寫筆記。以後才知道，這個法子智慧之法，你寫筆記是記問之學，你所學的是皮毛，你所學的是常識，你決定不開智慧。為什麼？把你的悟門堵塞了。

交光大師在楞嚴會上教導我們，「捨識用根」。馬鳴菩薩在《起信論》裡面教我們三條：「離言說相」，不要記人家的言語，人家怎麼說你記它幹什麼？「離名字相」，名詞術語，不可以執著名詞術語；更重要的是「離心緣相」，不可以想，你聽了之後，「這一句話是什麼意思」，那你就錯了，你就掉到意識裡面去了。換句話說，現在人所講，純粹用直覺。我專心、盡心，一切妄念放下，我來聽，兩個小時我能聽懂一句、兩句，受用就無窮，真得到東西。如果你不懂得這個方法，你執著言說、執著名相，還要用你的妄

想去想，你就白聽了，什麼都沒得到。但是這個方法，我跟李老師十年，李老師也不是每個人都教他這種方法，也有同學寫筆記他理都不理。這是什麼？因人施教。換句話，看你，你有開悟的可能，就教你開悟的方法；看看你，你不可能開悟，那好，你就繼續去寫，不可能開悟。這些道理，老師教導我們，我們一生感恩。

學講經，我們現在都是中下根性，不是上根利智，上根利智一開端就不需要講稿，我們是中下的根性，不能不做充分準備。可是愈早離開講稿愈好，但是離開講稿的條件是要住真實慧，住真實慧的條件是要煩惱輕。跟儒家所講的那一套方法完全相應，「格物、致知，誠意、正心」。佛也是這一套方法，四弘誓願就說很清楚了。四弘誓願頭一條是勸我們發願，發什麼願？為一切眾生服務的大願，中國共產黨常常講「為人民服務」，就是這個意思。佛比這個範圍還大，為一切眾生服務，不僅是人民，為一切眾生服務，這是大菩提心。

你要為一切眾生服務，你自己得有條件，所以頭一個斷煩惱，「煩惱無盡誓願斷」。斷煩惱，儒家講格物，物是什麼？欲望、物欲；對於貪圖物質享受的欲望，要把它革除。釋迦牟尼佛給我們做樣子，三衣一鉢，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，做出格物的樣子給我們看，不再受物質的誘惑，這就是四弘誓願裡面「煩惱無盡誓願斷」。斷煩惱要從根本上斷，所有一切布施掉，布施就是放下、捨棄。然後才能成就學問，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。你煩惱不除，你學法門沒用；煩惱不除，所學的法門都叫記問之學，不是智慧；現在人講知識，你學的是知識，不是智慧。煩惱斷掉之後，知識就變成智慧。只要有煩惱存在，煩惱裡面頭一個是自私自利，只要有這一點點念頭，什麼還是為自己想，你所學的東西全部都屬於知識，不是智慧，這個要懂。

我們要想開真智慧，真智慧能轉煩惱為菩提，知識沒有用，知識決定轉不過來的。轉煩惱為菩提，就是宗門講的大徹大悟，那就是無量功德。學佛的人要懂這個道理，要在自己內心做一個大轉變。內心做轉變，事相上也要做轉變；內心轉，事相不轉，這個事相會影響內心；所以內外一起轉，才能收到效果。轉外面不轉內，那是一點用處都沒有；轉內不轉外，不乾不淨；一定要內外一起轉，釋迦牟尼佛給我們做榜樣。成就智慧就是儒家的「致知」，格物之後才致知，佛法裡面講斷煩惱之後才廣學多聞，儒跟佛講的完全相同。

這兩層功夫要是做不到，菩提心決定沒有。佛家講菩提心，儒家講誠意、正心，誠意、正心就是菩提心。馬鳴菩薩在《起信論》裡面跟我們講菩提心，他說菩提心的體是直心，菩提心的自受用是深心，菩提心的他受用是大悲心，有體有用。而佛在《觀無量壽佛經》上講，菩提心的體是至誠心，儒家講誠意，至誠是菩提心的體；作用，自受用也講深心，跟《起信論》講的一樣；他受用講迴向發願心，迴向發願是念念為眾生，不為自己，那就叫大慈大悲，大慈大悲是菩提心。這往上，才身修、家齊、國治、天下太平，那是屬於果德。我們要不從根本上來修學，希求果德的圓滿，沒有這個道理。不修因，哪來的果報？

佛非常慈悲，想拯救這個世間人、幫助世間人，佛用什麼方法幫助？教學。教了，你肯做，就能救世間；教了，你不做，還是沒辦法。各人的業報要各人自己轉，諸佛菩薩沒有辦法代我們轉；你要想諸佛菩薩代我們轉，這是迷信，這是錯誤的觀念。佛只能教導我們，不能夠代替我們，我們自己有多少成就，完全靠自己努力，千萬不可以在這裡產生誤會，這是對於佛法粗淺的認知。

這一切諸法，這是幻相，夢幻泡影，幻相，到底是不是存在？

佛跟我們講不存在，所以說「如露亦如電」，這個意思很深，很不容易體會。現代的科學家逐漸證實了，科學家也講世間決定沒有物質的存在，過去還講有物質，現在已經不承認有物質存在。物質現象是什麼？他們說是波動的現象，這個講法愈來愈跟佛法靠近。佛法確實講是波動的現象，佛家不講波動，講「無明」，無明就是現在所講的波動。所以「無明不覺生三細，境界為緣長六麤」，這統統都是講波動造成的幻相，夢幻泡影的幻相。這幻相存不存在？不存在。但是我們感覺當中好像它是存在，這個存在是我們所感覺當中是它的相續相，不是它真的存在，是我們看錯了、想錯了。

這個世間所有一切境界相剎那在變化，我們實在講太粗心大意，看不出它的變化。我們要看多久？一年，一年有個變化；心思細密一點，一個月，一個月有變化；一個星期的變化，一般人看不到。一個星期，你還不是老樣子嗎？你沒變；其實變得太多了，他怎麼還沒變？這就是粗心大意。佛眼睛當中看的是剎那變化，《仁王經》上講，《仁王經》說老實話是舉例而說，這個事情我們在《華嚴經》前面跟同學們細說過。《仁王經》上講一彈指六十剎那，這一彈指時間很短，我們彈得快，一秒鐘可以彈四次，我的速度一秒鐘可以彈四次，這一彈指六十分之一叫一剎那，佛說這一剎那當中有九百生滅，你就想這個變化之大。如果我們說一秒鐘我們四個彈指，四乘六十再乘九百，剛剛好是兩個十萬八千。一秒鐘已經有兩個十萬八千次的變化，我們怎麼會曉得？佛在《仁王經》上說的。其實佛這是略說而已，事實不止，這是我們在前面跟大家做過詳細報告。

十法界依正莊嚴哪裡是真的？從這個地方你細心去體會，才知道諸法無所有，三心不可得。你果然契入這個境界，你心定了，妄念不生，比袁了凡的功夫高。袁了凡是命被人算定了，想也沒用處



，所以他就乾脆不想了；天天打坐，不想了。你能明白這個道理，這是真正入三摩地，你的妄念自自然然就少了。什麼叫妄念？為我的妄念，這個念頭沒有了。妄念沒有了，不是無念，無念還是個妄念，無念的果報在四禪無想天，外道天。妄念沒有了，正念現前，正念是什麼念？諸佛菩薩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，這個念頭起來了。盡虛空、遍法界，眾生有感，佛菩薩就有應，隨類化身，隨機說法，這是正念現前。所以無念是無妄念，不是沒有正念，這個道理要懂。正念都沒有了，那佛菩薩還度眾生嗎？連小乘都不如。無想天的那些人，真的連小乘都不如。小乘是不主動去幫助別人，別人找到他他會幫助，你求他他不會捨棄，他很慈悲，但是他不主動找你。大乘菩薩，你不找他，他來找你，主動來幫助你，跟小乘差別就在此地。

清涼大師在註子裡面講，「行契理教，則無不俱嚴故」，這一句總說。我們的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，都跟經典裡面的理論、教訓相應，也就是佛在經上常常囑咐我們，「受持讀誦，為人演說」，這就完全相應，這才叫「莊嚴佛淨土」、「莊嚴佛法城」。這個總裡面也開出三個意思，合「城」的三義。第一個意思，「了心城之性空，則眾惑不入」，這就是「防外敵」的意思。就是我剛才講的，你真正參透「三心不可得，諸法畢竟空，諸法無所有」，你的心都清淨，什麼樣的誘惑對你都不起作用了，這叫禦敵。換句話說，外不受誘惑，內不生煩惱，所以把佛法比喻做「城」。

第二個意思，「見恆沙性德，則萬行爰增」，這是「養人眾」，有這個意思。自性裡面本來具足無量的智慧德相，德就是我們今天講的能力，相就是講相好，我們今天講的美好，佛家的術語叫依正莊嚴，我們自己的身相以及生活環境無盡的美好，自性裡頭本具的，人人都有的，而且是平等的。見了性，這個智慧德相才能現前

。不見性，我們的依報、正報是受業力的轉變。見了性之後，我們的依報、正報就不是業力，是自性裡頭本具的，我們叫它做一真法界。《華嚴經》裡面稱作華藏世界，淨土經裡面稱為極樂世界，都是從自性裡頭流露的，無量的莊嚴！這個比喻是「養人眾」。佛說這個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我們今天的性德不能現前，一定要曉得原因之所在。我們希求恢復自性，必須捨棄障礙性德的這一些迷惑、煩惱、習氣，我們在講堂裡面常說的妄想分別執著。這個東西障礙我們的性德，我們把它捨棄掉，我們的性德就現前，我們就得受用，不捨怎麼行？要捨得乾乾淨淨。

我們有能力、有福報，要效法古聖先賢，要效法那些明白人，把智慧福德布施給一切苦難眾生去享受，不要自己享受。我們到每一個地方講經是布施佛法，這是佛家講的法布施。法布施，智慧天天增長。不肯修法布施的，吝法，佛說得很好，得愚痴果報。諸位仔細去觀察、細心去觀察，有很多出家、在家的大德，也講經說法，但是名聞利養沒放下，寫成的書本後面是「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」，流通的錄像帶、光碟，我都看到了，「版權所有，不准拷貝」。過了幾年，聽說他走了，怎麼走的？得痴呆症走了。果報就現前了，這是什麼？吝法的果報。臨走的時候糊塗，不省人事，愚痴馬上就現前了。反而不如鄉下老太婆，念佛走的時候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比不上！為什麼？吝法，自私。

吝財得貧窮果報，吝法得愚痴果報，不肯修無畏布施得多病短命的果報，這個東西就在我們眼前，你只要仔細一觀察，清清楚楚，我們希望這種下場嗎？所以諸位一定要明瞭，佛在經論上真是無數次的苦口婆心勸導我們，要真正勇猛的去修這三種布施。財布施，不管財多少，有就施，你這個財富無盡的。但是要記住，來了就布施，大來大去，小來小去，絕不留在身上，你得財果報，你會用

財。法，念念當中都要把法傳給別人。佛法這麼好，今天如此的衰微，原因是什麼？講經說法的人太少了。如果今天全世界能有一百、兩百個講經法師，這個世界馬上改變了。

過去許多大德，包括北京黃念祖老居士在內，老居士勸我十幾次，每一次見面都要提到，寫信的時候一定要提到，勸我辦佛學院培養人才，這個在今天佛法裡面的功德是第一功德。我講得再好，我死了之後，就斷了。如何能叫後繼有人，我死了沒有關係，後面有人起來了，佛法能夠延續下去，這是無量功德。我跟老居士講，我說：我知道，我曉得這個重要，但是沒有緣分。我自己沒有道場，我也沒有錢，也沒有助手，緣不具足。我說：緣要是具足，我再辛苦，我也不會推辭。到新加坡，沒有想到李木源居士發心要護持，利用他們的道場，他們硬體的設備，因緣具足。有這個緣，我們不幹，我們有罪、有過失；沒有這個緣，勉強去幹，也有過失，你自找苦吃；必須因緣具足，順水推舟，這個事情就好辦了。

上一次，北京刀述仁副會長到我們這裡來，談合辦「培訓班」的事情，簽了個意向書，不是協議書，意向書，大家有這個意思。我們很歡迎、很歡喜，但是不能確定，能不能合辦是個問號打在那裡。雖然是個問號，我們還是下決心要辦，所以李木源居士決定在十月中旬開學。我們招收三十位學生，名單都拿來給我看了。沒有想到前幾天北京傳來的訊息，國務院宗教局批准了，這比協議書還有效，我們是協議，國家會不會批准還不知道，國家正式批准。於是我們現在就忙了，為什麼？又來了三十個，他要派三十個來，我們底下這個班就有六十個人了。怎麼個教法？我們這幾天在研究這個問題，一定要成全大家，要幫助大家。

現在裡面最困難的，就是每一個同學上台講經，練習時間的分配。我過去教學生不超過十個人，最好是七個人，一個星期七天，

一個人講一天。有十個人，還有三個人沒有時間講，沒有時間去練習。現在一下來了六十個人，我們的時間怎麼分配？恐怕將來是上午、下午、晚上都要上台表演，我們這個講堂實習就變成很熱鬧了。也好，過去古時候寺院叢林每天八個小時講經，我們有六十個人，大概可以能做到八個小時講經。一天八個人，七天多少？七八五十六，差不多，六十個人可以。那這個道場世界第一，每天講經八小時，我們幹了。這個真的是唐朝以後，沒有這種殊勝的氣象。我們今天這個場面，每天兩小時，這兩年多將近三年，把這個場面撐出來，大家看到歡喜。我們一下提升到每天八個小時，世界第一，全世界其他道場跟我們比很困難、很不容易。我們每天有八個小時講經，念佛堂二十四小時念佛，好！大事因緣。

昨天晚上我跟會長研究，我們這個培訓班，這是中新合辦，班主任請中國派人來，李木源居士作副主任。管理學生看看是用訓導組長，還是用監學，這一個人我們也請中國派來，派來一個資深的法師管理學生。我一生會奉行我的原則：不管人、不管事、不管錢，我這個例子決不會破的，我只管教學，其他的統統不管。所以這是「養人眾」，這是法城。我們這個班真的要開起來，達到八小時講經，每天有二十四小時念佛，新加坡就是佛法城。佛法城所在之處，必得諸佛護念，龍天善神保護。

第三個意思，「道無不通，則自他引攝，便能契果」。「道」是路，所謂四通八達。我們現在在新加坡，團結九個宗教，團結不同的族群，道無不通。我們的城門大開，歡迎不同的宗教。現在我們六月份城門就開了，每一個星期天，各個宗教到我們講堂裡面來傳道、來講經，我們的城門開了，歡迎他們進來。講得都不錯、都很好，增長我們的知識，增長我們的智慧。我們要讀他的經典要費很多時間，他們讀好了給我們提出報告，我們省多少事情！所以這

個「城」，三個意思都圓滿、都具足，特別是後面這一條。

我們要想幫助這個世間眾生，就是一般人講弘法利生這個工作，我過去在學教，李老師教我，講經說法、弘法利生是諸佛法身大士的事業，它的條件一定是真實智慧，通達世出世間一切法，你才能辦得到。你通達佛法，不通達世間法，你所講的契理不契機；你通達世間法，不通達佛法，契機不契理。契理不契機，等於白說；契機不契理，那是魔說，不是佛說。由此可知，這樁事情難，太難了！我們要怎樣求得？說實在的話，我們對於，以中國的學術來說，對中國的國學、佛學，我們的基礎都非常薄弱。我們都沒有從小認真的學起，半路出家，二、三十歲才開始學，遲了，人家從六、七歲就開始學。我到二十六歲才開始學，落後別人二十年，這麼多的典籍你怎麼學法？

李老師舉個例子，不說別的書，單單講一部《四庫全書》，這世間法我們就學不了。《四庫全書》的分量，諸位沒有看見過，分量等於十五部《大藏經》。我們現在《大正藏》一套是一百冊，《四庫全書》是一千五百冊，等於十五部《大藏經》，怎麼學？《四庫》外面的這些圖書、典籍，不知道超過《四庫全書》十倍、百倍都不止，你怎麼辦？老師這一說，我們都寒了心，沒指望了。他老人家說話有技巧，他說：行，有另外一個辦法；什麼辦法？求佛菩薩加持。我們要不求佛菩薩加持，你決定沒有法子，世法、佛法擺在你面前，你沒有能力去讀，沒有能力去學。於是教給我，「至誠感通」四個字。通，這裡講「道無不通」，怎麼個通法？感通，不是學通，學通我們沒指望，我們只好求感通。用什麼感？誠，誠要做到極處，至誠，至誠才能感通，他教給我這四個字。這四個字就是我們一生做人的原則，對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真誠心相待，決定沒有虛偽。對欺負我的人、毀謗我的人、侮辱我的人，都是

用真誠心，決定沒有用第二個心，這樣才能有感應。所以我講經四十一年了，憑什麼？就這四個字，老師教的。

我講經離開講稿早，大概是講第一部經用講稿，第二部經就不用講稿了。我對於用講稿有厭煩，為什麼？吃過虧。我記得我在小學二年級的時候，參加講演比賽，老師把我選出來，講演比賽，念講稿的，上台去念了一半，後頭忘掉了，一緊張就忘掉了，很不好意思下台。可是我又很喜歡上台，所以吃了這次虧，以後我永遠不用講稿。我喜歡上台，不用講稿，我上台寫幾條大綱，我只記住這幾條大綱，我講的東西也不會亂。所以我講經用講稿只有一次，第二次就沒有用講稿。而且用講稿一次還不是我自己講，我寫講稿給別人講的，人家請我替他寫講稿。可以說我自己上台講經就沒有用過講稿，但是我用大綱。早年在台灣，同修都知道，我的大綱寫在黑板上，把它畫成表解寫在黑板上，所以我講的東西比較活潑，沒有拘束，這都是李老師教導的，李老師不准我寫筆記。所以聽的時候要把整個精神貫注，用心的聽講，體會他的意思。

我在台中參加覆講，覆講的時間很長，我覆講了整部的《楞嚴經》。三年的時間，一個星期講一次，三年。我講《楞嚴經》的時候沒有筆記、沒有講稿，我聽老師的東西，我聽他一個小時，我至少可以講到五十五分鐘，我有這個能力，所以不需要講稿。我的記憶力很好，能專心、能記憶，所以學講經有學講經的條件。現在同學藉著高科技的工具方便多了，我們那個時候沒有，連錄音機都沒有，全憑記憶。而且老師教學決定不重複，你說：老師，你這一段講的時候，我沒聽清楚。「好，過來」，過來的時候打你。打了之後，跟不跟你講？不跟你講。他說：我要打你，再跟你講，你心存僥倖，「沒有關係，聽不懂頂多挨一頓打，還可以聽到」。打了，也不講，這個沒有法子了。他的方法就是教你，聽課的時候要專心

，決定不能一心二用。打你不跟你講，你就沒有法子，你非要專心聽不可。

我們學東西只聽一遍，聽不到第二遍。現在留的錄像帶，你聽十遍、二十遍，一百遍、兩百遍，都沒有問題。所以今天中人以上，只要肯用功，沒有學不出來的。我們那個時代難，非常非常難，你要沒有這一點天分學不出來。所以要有博聞強記的這個本事，你才能學。李炳南老居士那個時候開班教講經，我們班上二十多個人，現在還能繼續講經的，大概只剩下三個人，你就知道這個事情難。可是今天我們借重科技的工具，方便，你可以多聽，可以重複的聽。

過去我在美國加州，有一位趙立本居士，他是加州大學的教授。退休之後，對佛法很有興趣，他找到我兩套錄像帶，一套是《金剛經》，一套是《六祖壇經》，他聽了二十幾遍，來跟我說，他聽得很有興趣、有心得。他告訴我，我一生專門學這兩種，念佛求生淨土行不行？我說：可以，沒有問題。我說：二十幾遍還不夠，至少要聽一百遍。他一百遍聽完之後，告訴我，我說：再聽一百遍。現在他在美國到處講這部經，講得很好，熟透了，熟透了就變成自己的。

這裡面的祕訣在專，專就是誠。心裡頭有妄想就不誠，不專就不誠，專就誠。這一部經通達了，給諸位說，其他的經論觸類旁通，都通了，至誠感通的。《華嚴經》我在李老師會下只聽了一卷，八十卷我聽一卷，這一卷聽完之後，這八十卷我都能講了。我比李老師講得還詳細、講得還透徹，為什麼？他受時間限制，我不受時間限制。所以「至誠感通」這四個字重要！末法時期學講經說法，為人演說，離開這四個字沒有第二個辦法。靠學，學不來，決定要靠感應。所以說是「道無不通，則自他引攝」。像我們現在跟其他

各個宗教不同的族群，甚至於社會上不同科系的學者、名流，我們跟他們交往，都絲毫障礙都沒有，感通。他們那些專業的學科，我們並沒有學，可是一接觸，他不會覺得我們外行，靠感通。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講到此地。